

如何記憶地方的過去？ ——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歷史表徵*

徐國明*

摘要

本文將重新檢視至今仍流傳於六堆地區客家聚落的拓墾傳說，著重於開基（開創基業）命題的敘事內容，試圖探討拓墾傳說是如何形構出「共同起源」（common origin）的歷史表徵（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用以定錨、開顯聚落本身的地方主體。具體來說，在民間文學的研究過程裡，經常將傳說中的人物、事件或環境的相關描述視為單純的分析文本，往往忽略了任何文本的產生都具有特定脈絡，尤其是六堆地區客家聚落的拓墾傳說即清楚地呈顯出不同聚落過去的時空樣態，提供了我們追尋歷史的線索。鑑此，本文將借助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對於空間的探索，實際運用三種空間概念（聚落方位、聚落水源與自然地景）作為切入視角，並且，輔以 1904 年台灣總督府繪製的「台灣堡圖」（1898-1904）進行聚落空間的比對，藉以思考在特定的拓墾情境裡，客家先民是如何認知週遭環境，又是如何記憶聚落的過去？這不只可以凸顯六堆聚落與拓墾傳說之間高度密切的互動過程，也展現了六堆聚落拓墾傳說的重要意義及價值——既是聚落發展的歷史表徵，也是聚落成員的集體記憶——更重要的，透過這樣空間、文化與歷史的多重實踐，得以繼續凝聚、轉化或創造地方聚落的「共同起源」，扎下在地認同的根基。

關鍵詞：六堆、共同起源、拓墾傳說、開基、聖顯、歷史表徵

* 本文部份研究成果，承蒙當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辦理「六堆聚落主題一：拓墾與傳說」調查研究案（2009-2010）的補助，也感謝審查委員的細心閱讀與修訂建議，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How to Evoke Memory of Past of Place: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Cultivation Legends of Liuk Tui Hakka Settlements

Hsu, Kuo-Mi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ocuments about the cultivation legends of Liuk Tui hakka settlements to emphasize “Kai-Ji (meaning “founding” in Chinese)” stories for discovering how settlement legends have constructe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common origin,” which is a subjectivity of place for pinpointing and revealing a community. To make it specific, critics of folk literature tend to regard characters, events, or places as a part in textual analysis, ignoring the context of literary production,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ettlement legend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make use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heories, and three space concepts, settlement locations, water sources and natural landscapes, as standing point for observation, and, in addition, with the reference of *Taiwan Fort Map* drawn by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in 1904 to compare texts and space, helping the readers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between Liuk Tui settlement legends and making it accessible to figure out how Hakka ancestors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ir life environment and how they evoked the memory of the past of villages. At the end of this research, it suggest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Liuk Tui settlement legends is it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common memories of village member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e space-cultural-historical practice like this enables to continuously reunite, convert or create the “common origin” of settlements.

Key Words: Liuk Tui, common origin, settlement legend, founding, revelatio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看似古老或宣稱古老的「傳統」經常源自晚近，有時則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創造的傳統」意味著一套作法，這套作法在正常情形下受制於有意無意間所接受的規則，具有一種儀式或象徵的性質。¹

——Eric Hobsbawm

一、前言：拓墾傳說與共同起源

回顧台灣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歷史發展時，不難發現當地仍流傳著為數可觀的拓墾傳說²，從地方命名的由來、聚落開墾的歷程到風水文化的實踐，在在呈現出「客家的意象、民俗與藝術所承載的意義及許多生活世界現象的詮釋」³，引領著我們探索台灣客家社會形成（hakalization）的重要命題。事實上，這種以拓墾為主題的地方傳說（local legend），也涉及族群、聚落或地方的「共同起源」（common origin）的詮釋和形構，顯現對於「過去」（the past）的集體記憶。正如同美國民族學者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所說的，傳說是傾向於歷史認知的，亦以之為真，其中的人、時、地可以指認，卻帶有不平凡性質的事件⁴。尤其，當我們嘗試回溯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移墾歷史時，即會遭遇到一個相當棘手的困局，也就是「利用文獻復原客家早期移住台灣的經過，無異是緣木求魚，因為目前根本還沒有直接的史料可供說明；我們只能利

¹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s.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譯文轉引自單德興，〈「創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專題緒論〉，《歐美研究》第32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634。

² 透過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文獻蒐整和田野調查，不難發現這裡仍然保存著數量可觀的積極傳說（active legend），從文獻史料、碑誌碑文、耆老訪談到舊地名源流考察的不同記錄型態，至少可以整理出約40則拓墾傳說，遍及不同聚落，展現出六堆地區豐厚的歷史、空間和文化底蘊。

³ 張維安，《思索台灣客家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23。

⁴ Bauman, Richard. 1992.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

用相關史料、研究成果以及地方傳說，來作些間接的推測」⁵。顯然，在聚落拓墾的開發狀態下，先民可能產生的「記憶」形式、載體或樣態，都造就出目前六堆地區極為豐沛的口傳文化資源。換言之，重新思考這些流傳至今的拓墾傳說，主要意義在於當中蘊含著「人們由社會中得到的一種構組血緣、領域空間及其沿續、變遷『歷史』的文化概念」⁶。

顧名思義，拓墾傳說即是「與拓墾有關的傳說」。在六堆客家聚落的拓墾傳說裡，不僅描述著聚落的拓墾緣由與發展歷程，有時還會刻畫先民在遷徙、移墾的過程當中，親身經驗的自然環境或族群關係，具體描繪出地景銘刻（landscape inscription）或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甚至於有時還會在傳說敘事中，記錄著拓墾先民的姓氏組成及其中國原鄉來源。如此一來，拓墾傳說不只是再現出一個聚落的成員是如何「記憶」這個地方的「過去」，背後隱而不顯的是，對於聚落的「共同起源」的想像、認同與建構。並且，對應著不同聚落的脈絡性意義（context-sensitive），拓墾傳說也會適時展現不同向度（社會、空間、文化、歷史）的「過去」。因此，透過拓墾傳說的分析研究，將會迫使我們去思考兩個問題：其一，當客家先民渡海來台進行拓墾時，在歷經時間流逝、空間變化的聚落開發後，他們是如何「記憶」聚落的「過去」？其二，這樣的「記憶」方式，又是如何轉變、創造聚落目前所認知的「過去」？

倘若我們願意去想像、溯返至先民身處的拓墾情境時，便不難理解在草木遍佈的荒野環境中，他們必須面對蚊蟲肆虐、野獸突擊或生存資源的爭奪，以及更多不穩定、不確定及不安全的突發因素。並且，在這樣無限延伸、同質化的空間裡，亦需要得以安身立命的支撐點來作為精神層面的指引，正如同美國宗教學者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說的，在無限延伸的同質性空間中，是沒有任何可能的參考點或定向（orientation）可以被建立起來的，而「聖顯」（神聖的顯現）（hierophany）卻在其中揭露了一個絕對的定點或中心⁷。其後，「隨著土地水田化程度的提高，聚落景觀的實質紋理愈趨細緻化，人與土

⁵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5。

⁶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關於蜀之黃帝後裔的一些討論〉，《文化研究月報》第15期（2002年5月）。

⁷ 事實上，「任何具體事物無時無地均可以轉化為聖，並且當事物轉化為聖時，它仍舊以世間的存有者的身份，例如樹、石、山川、江河等，參與在周遭的環境之中。因此呈顯出聖俗的並存弔詭。」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72、292。

地的關係，亦逐漸由維生轉化為安身立命的意義」⁸，聚落成員就會開始進行祭拜、祈福的儀式性社會活動，試圖將拓墾土地和生存環境相互疊合、轉化為秩序和諧的宇宙世界觀（worldviews），逐漸體現為地方聚落的人文精神面貌，諸如文化習俗、地方祭典、社會禁忌等。

鑑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透過相關文獻所蒐集、整理的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特別著重於「開基」（開創基業）主題的傳說內容，試圖探討拓墾傳說是如何形構出「共同起源」的歷史表徵（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用以定錨、開顯聚落本身的地方主體。簡單地說，除了將拓墾傳說對於人物、事件或環境的相關敘事視為分析文本外，更需要留意到任何文本的產生都具有特定脈絡，六堆客家聚落過往的時空樣貌也相應於拓墾傳說而得以顯現⁹。因此，本文將借助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對於空間的探索，實際運用三種空間概念（聚落方位、聚落水源與自然地景）作為切入視角，並且，輔以 1904 年台灣總督府繪製的「台灣堡圖」（1898-1904）進行聚落空間的比對，藉以思考在特定的拓墾情境裡，先民是如何認知週遭環境，又是如何記憶聚落的過去？這不只可以凸顯六堆聚落與拓墾傳說之間高度密切的互動過程，也展現了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重要意義及價值——既是聚落發展的歷史表徵，也是聚落成員的集體記憶——更重要的，透過這樣空間、文化與歷史的多重實踐，得以繼續凝聚、轉化或創造地方聚落的「共同起源」，扎下在地認同的根基。

二、如何記憶聚落的過去？

綜觀目前蒐整的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在敘事內容上明顯呈現出「開基」主題的聚落，分別有美濃庄、萬巒庄、四溝水庄、麟洛庄、芎林庄、新寮庄、舊大路關庄、八壽陂庄等聚落¹⁰。而這些聚落「開基」的拓墾傳說，大多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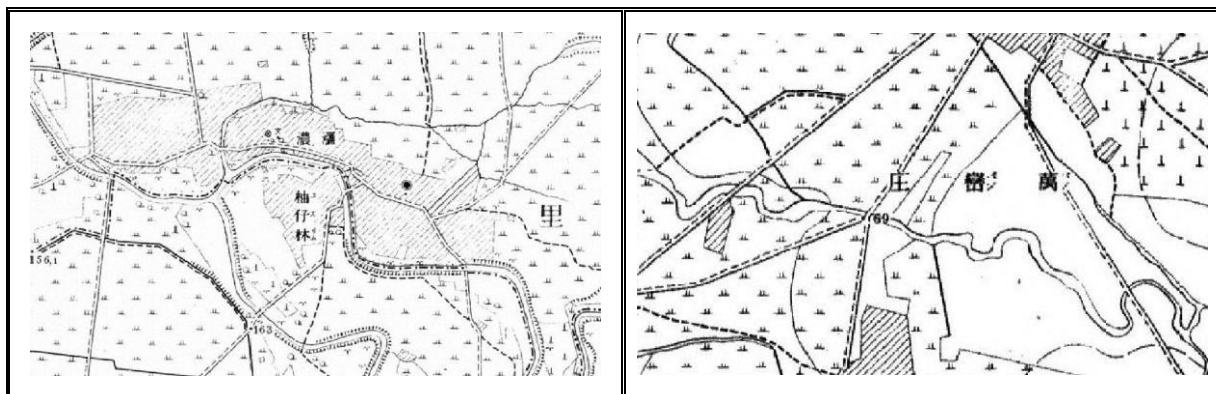
⁸ 施添福，〈台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台灣史與台灣史料：台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一）》（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頁 152。

⁹ 在此，王明珂提醒我們，「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或事件，或與之有關的敘事，都是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與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下的產物。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物、事件與相關敘事，都當作是一種『文本』（text）。『文本』存在並產生於特定社會情境脈絡中（text exists in context）；社會情境脈絡，也因其相應『文本』而得以顯現或強化（context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text）」。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個對歷史、神話與鄉野傳說的邊緣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2 卷第 1 期（2004 年 4 月），頁 52。

¹⁰ 這裡羅列出的六堆客家聚落是以光緒 6 年（1880）宋九雲撰述的《台南東粵義民誌》為主

著客家先民從一開始抵達某個地方準備開墾時，卻面臨到缺乏水源的生存關鍵，但往往在先民煩惱、憂慮之際，意外地出現耕牛、野狗、陌生人或仙人等不同「中介者」的指引，因而順利尋得對於聚落拓墾、安定容身極為重要的水源。倘若我們借助「台灣堡圖」的地形圖來觀察這幾個流傳有「開基」拓墾傳說的六堆客家聚落時，不難發現這些聚落週遭的自然環境幾乎都毗鄰於水系流域（可參見「圖一 具有『開基』拓墾傳說的六堆聚落地形圖」），當地形圖上的水系被轉化、詮釋為拓墾傳說的敘事內容後，就是再現出來的「聚落水源」。而這樣將拓墾傳說與地景銘刻互相結合、融匯的記憶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將歷史寫入地景（write history into landscape），這也是全球各地不少族群傳說的重要特點。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到聚落拓墾欲達成的最終目標，其實是維生方式的發展與地方社會的建立，就像黃應貴提醒的：「不同空間建構是由人的活動與物質基礎的『相互結合運作』的結果，若不能將地形式或建構環境的物質基礎與其他各種具有文化意義的活動相銜接，勢必將空間的研究化約為社會文化本身。」¹¹藉此，我們可以清楚瞭解不同的地形空間或自然環境是如何深刻地影響地方社會的開墾、形成與發展，甚至是拓墾制度或維生方式的特殊樣貌。換句話說，文化不只是人類創造出來的，而是和環境一起創造出來的，顯見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依存關係，恐怕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密切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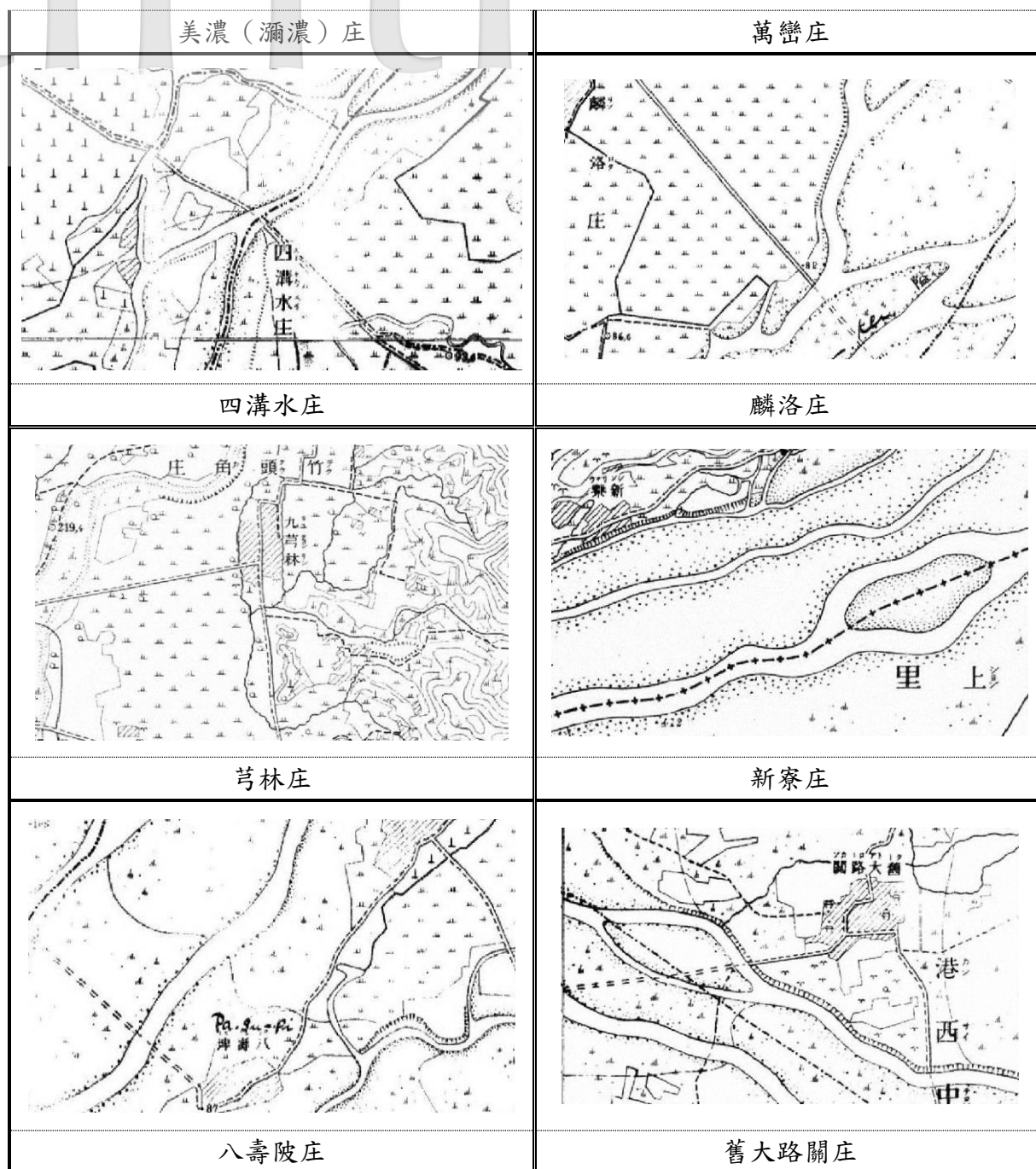


要基礎的傳統聚落，並且，根據施雅軒透過舊地圖、舊地名的歷史追溯後，一共歸納出 75 個六堆百年傳統聚落，可參見施雅軒，《舊聚落地名地圖比對研究》（屏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未出版），頁 19。

¹¹ 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會〉，《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年），頁 8。

¹² 吳明益，〈且讓我們蹣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東華人文學報》第 9 期（2006 年 7 月），頁 182。

如何記憶地方的過去？
——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歷史表徵



製作／徐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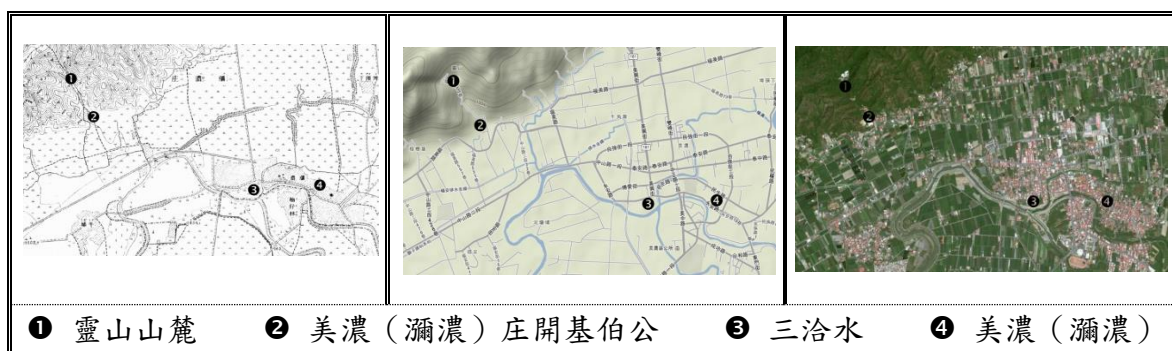
圖一 具有「開基」拓墾傳說的六堆聚落地形圖¹³

¹³ 圖片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團隊編製：「台灣新舊地圖比對——台灣堡圖（1898-1904）」，

若是我們從六堆客家聚落的「開基」拓墾傳說來看的話，在大部分的傳說內容中，經常敘述著先民如何透過意外出現的動物、人物的協助，順利尋找到適合居住的環境空間或是解決生存所需的聚落水源。而這些動物、人物的形象化書寫，透過不可預知、超乎世俗的情節敘事，形成一種神聖性的形式或角色召喚，具有超凡入聖的「天命」意涵¹⁴。具體來說，我們就可以在美濃（瀾濃）庄「開基」的拓墾傳說中，閱讀到拓墾先民是如何透過與傳統農業社會密切相關的「耕牛」引領，才發現到豐沛的水源，並且，選擇就此地建立聚落：

當地傳說乾隆年間開墾之初，移民墾拓多在西邊靈山山麓下一帶，而耕牛常逃脫至瀾濃溪、竹仔門溪、羌仔寮溪三水會合之處的「三洽水」（今美濃鎮內媽祖廟旁）浸泡戲水，經墾民跟蹤足跡而尋獲此溪水充沛之處，於是擇此建庄。¹⁵

在美濃庄的「開基」傳說中，主要描述乾隆年間拓墾之初，先民的拓墾範圍大多集中於西邊靈山山麓一帶。然而，用來耕作的牛隻卻經常逃脫前往瀾濃溪、竹仔門溪、羌仔寮溪三水會合處的「三洽水」浸泡戲水，經過先民跟蹤其足跡，卻意外地尋獲水源充沛之處。於是，就選擇在此地建立美濃庄聚落。倘若我們藉由空間地圖的位置標示，更能清楚地理解拓墾傳說與聚落空間方位之間的密切關係（可參見「圖二 美濃庄『開基』拓墾傳說中的空間關係」）。由此可知，這則拓墾傳說裡的「耕牛」，是引領先民尋找到聚落水源、獲得更適合居住環境的重要中介。日後，在拓墾傳說的想像、詮釋下，就認為「耕牛」是上天特殊的象徵與指示，具有神聖的顯現的「聖顯」象徵。



網址：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2010年6月2日上網。

¹⁴ 林欣育，《土地與認同：美濃地區客家墾拓傳說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28。

¹⁵ 李允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鳳山：高雄縣政府，1997年），頁74。

圖二 美濃庄「開基」拓墾傳說中的空間關係¹⁶

事實上，這則講述美濃庄「開基」的拓墾傳說，是屬於「積極傳說」的類型，仍然廣泛流傳於聚落內。至於，其他相關版本的傳說內容，也大多是描述客家先民如何經由牛隻的指引而尋找、發現聚落水源，最後建立起聚落。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對照〈瀾濃庄開基碑文〉（設立於美濃開基伯公壇旁）時，卻發現當中並沒有任何關於「耕牛」的描寫。顯然，「耕牛」根本不被視為「真實」發生的事件，極有可能是聚落成員口耳相傳、穿鑿附會的描述。藉此，當我們逐一地將美濃庄拓墾傳說中提到的「地點」(place)標示於實際的地形圖上後，在某種程度上，這樣彼此相交疊合出來的空間認知，其實就是客家先民對於聚落環境的認知現象。

具體來說，當聚落成員在日後詮釋、重構出拓墾情境下的美濃庄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時，這個地圖通常會分為三個元素的組成：地點、地點間的空間關係 (spatial relations) 以及行程計畫 (travel plans)¹⁷。以美濃庄的拓墾傳說來看，拓墾先民一開始的行程計畫是去尋找不斷走失的耕牛，在整體的敘事內容中，也不斷地穿插美濃庄的不同地點（山脈、河流），最後先民終於尋獲耕牛，也意外地發現豐沛的水源地。由此看來，這樣的行程計畫（尋找具有「聖顯」意涵的耕牛），間接透過不同地點的空間關係，相互連結、開展出尋找耕牛的移動路徑，因而迤邐拓展出客家先民所認知的聚落環境。

同樣地，在萬巒庄的拓墾傳說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與美濃庄極為類似的情節，亦即透過尋找走失的耕牛，意外發現水源地。並且，因為水源對於拓墾的重要性，致使先民就以水源地為中心，開始移居、建立起新的聚落空間，甚至於在這則拓墾傳說裡，還明確提及聚落「開基祖」（遷移全新地方開創基業的第一代祖先）的姓氏：

公元一六九八年秋，居住濫濫庄的溫、張、林、鍾等數姓青年，沿河來到萬巒鄉二溝水（現已崩消）發現了官倉肚一帶，雖是巨木密林卻是可

¹⁶ 圖片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團隊編製：「台灣新舊地圖比對——台灣堡圖（1898-1904）」，網址：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2010 年 6 月 2 日上網。

¹⁷ 貝爾（Paul A. Bell）等著、聶筱秋等譯，《環境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95。

以開拓之地，乃即遷居屋場（又曰庄坪，今香蕉檢收場後面），是為萬巒開庄之始。該年冬一日午飯後休息時，忽然發覺耕牛失蹤，大家恐懼起來，乃即全體出動，跟隨牛腳跡去追尋。可是叢林之下，不見天日，葛藤錯綜，只好一步一步披荊斬棘屠蛇驅獸，費了半天，才來到離庄坪不過二公里處，發現了牛羣。它們竟在水塘嬉戲混浴，看到主人來，嘶喊歡迎。農民們趨前一看，原來是一口如噴如湧的泉塘，苦於缺水的當時，大家喜出望外，雀躍起來，乃即決定遷居於此。泉水在今萬巒鄉萬和村，李姓宗祠左傍，鄉人叫它「仙人井」。於是以此為中心，建設了萬巒庄。既認定前途有望，乃即派人回去濫濫庄，甚至派人遠回原鄉，邀集大批農民到此墾荒。¹⁸

由此看來，這則拓墾傳說可能是相當近期之內所建構出來的，因為裡面相當清楚地標示出不同地點的古今對照。縱使如此，傳說內容依然描述著拓墾先民如何從濫濫庄（今萬丹鄉四維村）移往二溝水庄（現已崩消）的過程，發現官倉肚（二溝水的四甲埔）一帶的屋場（又曰庄坪，原青果驗收場後方，今已湮滅），因而建立起萬巒庄的經過。巧合的是，耕牛亦是引領萬巒庄先民尋找到聚落水源（湧泉）的重要角色。這與美濃庄「開基」的拓墾傳說極為相似，都是藉由耕牛的失蹤與尋獲來發現水源，進而以水源地作為建立聚落的根基，開庄定居。日後，從萬巒庄將聚落水源命名為「仙人井」來看，就明確地顯示出聚落成員對於上天恩賜的感念，間接突顯出「聖顯」的意涵。

在接下來的幾則拓墾傳說當中，原本透過耕牛來發現水源、建立適合居住的聚落的神聖角色，其實也可以通過其他不同的形象來扮演的。而我們似乎可以在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開基」主題裡，歸結出某種特定的敘事模式與情節結構，像是四溝水庄的拓墾傳說，也與前面討論的拓墾傳說一樣，展現類似的敘事內容。但是，在四溝水庄的拓墾傳說中，不只是「聖顯」的角色從耕牛轉換成突然出現在祭祀神明（伯公）儀式的野狗，當中更融合了風水（geomancy）文化論述，以強化四溝水庄這個聚落的神聖性和合理性：

四溝水舊址位於「水坂頭」，即今五溝村與內埔間龍東橋東北面一帶，距今泗溝村約2公里。後來，不幸在一次洪災中，沖毀了四溝水舊址。相傳有天，祭祀伯公之牲禮豬腳竟被野狗給叨啣而去，村人尾隨追去，

¹⁸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頁71。

這麼迫到一片叢林內，野狗竟然將口中的豬腳棄置逃逸，此處即今泗溝村福德壇。村人咸認此為吉兆，經四處勘查，周圍竟有 36 個高墩。經詢問堪輿家，認為此乃 36 星盤之風水佳地。村人便有是否遷村之議，經擲筊請示伯公，伯公亦降筆示意甚佳，適合遷居至此，才遷於現在的聚落位置。後來，聚落規模持續發展至「溝背庄」。¹⁹

仔細來看，這則拓墾傳說的敘事內容，主要是描述了四溝水庄舊址「水坂頭」，在經歷一次洪災的沖毀後，原本居住於此的先民如何重新遷居、建立起全新聚落溝背庄的過程。倘若我們透過「溝背」這個地名由來，就可以稍微理解傳說中所描述的洪災發生與溝背庄建立之間的地理因素。在客語中，「貝」是指河川氾濫後所形成的溪埔地，因溝背庄位於龍頸溪背，故有此名²⁰。藉此，我們不難發現六堆客家聚落的「開基」拓墾傳說，之所以會特別強調尋找水源的過程，同時也發現適合生存、居住的環境空間，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傳統農業耕作的拓墾環境中，水源的有無完全關係著聚落拓墾、環境開發的重要條件。這就像前面施添福所提到的，藉由土地水田化程度的提高，其實也顯示出人與土地的關係，如何由基本維生逐漸轉化為安身立命的意義。

在前述的討論中，動物一向被視為上天指示的聖顯角色，先民藉此來理解上天的旨意，而得以安居樂業。但是，在部分聚落的拓墾傳說中，這樣的動物聖顯也可能轉化為更加具體的人物形象，並且，更進一步地塑造出民間信仰的神祇意義，將上天特殊象徵、指示的「聖顯」體現為聚落當地的精神信仰。例如，在新寮庄的仙人圳與黃仙人傳說，便是如此：

清咸豐三年，有黃仙人者自港西下里忠心崙庄，身穿百補破衣，騎赤牛來至新威。黃仙人見新威至二坡一帶，因欠水灌溉，良田亦只能做旱田耕種，因謂庄民：「由二坡上游開鑿水圳，可得水灌溉。」庄民輕視黃仙人，恥笑有加。據老者云：當日黃仙人日日自帶工具，騎赤牛，角上掛紅布條，至二坡上開鑿圳模，引荖濃溪水。水至二坡、崁頂時，庄民始覺事之可為，遂出動協助築成水圳。……圳成後不久，黃仙人亦不知所往，村民為感恩，建仙人祠以祀。²¹

¹⁹ 尹章義總編纂，《萬巒鄉誌》（屏東：萬巒鄉公所，2008 年），頁 95。

²⁰ 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四 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568。

²¹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頁 330。

這則拓墾傳說描述了新寮庄在拓墾初始時，因為無法順利取得水源，欠水灌溉，土地水田化程度低，只能進行旱田耕作。但是，在經過一位「黃仙人」親自開鑿後，竟然鑿出了引水的水圳，終於取得至關重要的耕作水源。這不只顯現出拓墾先民無法掌握穩定水源、影響生計的困境，也藉由「黃仙人」的認知與行動，勾勒出聚落與水源的引水路線。值得注意的是，傳說內容的末尾，表明「村民為感恩，建仙人祠以祀」，似乎已經將「黃仙人」提升至神祇信仰的地位，因而更加穩固這則拓墾傳說的「共同來源」。

同樣地，在舊大路關庄的拓墾傳說當中，雖然沒有這麼明確地標示出聚落的「開基」時間，但舊大路關庄的仙人井傳說，卻也與其他聚落的仙人井傳說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尤其在 2008 年 1 月由廣福社區發展協會設立的仙人古井（老井頭）的解說牌，就是這麼敘述聚落內的仙人井來源：

仙人井座落於社區西南角，相傳先民在旱季時，為鑿井水飲用，鑿了許久卻不見出水，適時有一位陌生人來此協助，不久井水便湧現出來，先民甚為感激，要拿工資給陌生人，然一轉身的功夫，陌生人便消失無蹤，故先民便稱該井為「仙人井」。該井相傳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聽說民眾飲用井中之水，所以所說客家話其腔調與別處之客家腔不同，故名為大路關腔。

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拓墾傳說的特殊之處，在於後半段表明這個聚落內的集體成員，因為飲用了仙人井內的水源，導致他們說話的客家腔調與其他地區的客家人不同。關於這點，我們大致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推論：首先，就是這個聚落的拓墾傳說文本是由當代人群（contemporary peoples）所建構出來的。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聚落成員有意將仙人井賦予「傳統」的意義脈絡，以「過去」的拓墾情境與「聖顯」的上天指示來想像、認知聚落的「共同來源」。其次，藉由仙人井的聚落水源，亦是展現出自我／他者的認同邊界（border），主要是因為六堆聚落的社會型態大多是由遷居、移墾的先民所組成，這樣一來，透過飲用「共同」的仙人井水而說出「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客家腔調，間接地創造出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assumed blood ties）²²。

綜觀而論，在六堆聚落的「開基」拓墾傳說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類

²² 關於「共同的血緣」與「族群認同」（以及認同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可參見王明珂的精彩論述。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關探討〉，《語言暨語言學》第 2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261-267。

似的敘事模式與「將歷史寫入地景裡面」的策略：透過聚落方位、聚落水源與自然地景等不同地景銘刻的方式，來記憶聚落的「過去」或「共同來源」。例如，右堆美濃庄的拓墾傳說，就描述著拓墾先民是如何自靈山遷往三洽水，建立聚落的經過；同樣地，先鋒堆的萬巒庄也敘述著幾位青年自濫濫庄移往二溝水的過程中，如何建立聚落的淵源與過程，甚至在其他以仙人井為主題的拓墾傳說裡，也同樣描述拓墾先民在面對毫無水源可用的窘境時，如何經由一位來歷不明的陌生人或仙人指引下，開鑿深井、獲得水源，順利地解決拓墾、生存所需的問題。在此，我們必須留意的是，傳說本身所具有的可以指認人、事、時、地、物的「部份真實」(partial truth)特質。其中，除了單純的自然地景外，更可以透過目前的聚落方位來對照、判斷。

但是，當中最為獨特的還是聚落水源的尋找過程，充滿著超凡入聖的詮釋性論述，可以想見聚落水源幾乎是拓墾先民是否能夠安身立命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共同來源」的意義脈絡，其實是來自於拓墾先民與週遭環境所累積出來的互動與記憶，亦即人們和某些特定環境所存有的一種不尋常、特殊的關係和感受，而如此的心理現象往往是基於特定環境的社會互動歷史²³。藉此，在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經驗面向上，必須要先著重於拓墾先民對於環境認知所形成的「認知地圖」，這樣一來，才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拓墾傳說的空間意涵與文化意義。

三、神聖的顯現：文化思維與象徵意義

在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許多聚落裡，我們不難發現聚落成員祭拜石塊、榕樹、溪流、水圳等自然物的景象。當我們在解讀這類供奉、祭祀自然物的拓墾傳說時，經常會思考聚落成員為何要祭拜這些自然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些自然物不只成為聚落當地的信仰中心，也展現出型態的變遷過程。在這裡，這種類型的拓墾傳說經常透顯出先民身處於「拓墾」情境中，缺乏穩定性的心理狀態，亦即當拓墾先民抵達某個荒草遍佈的空間環境時，自然會想要標示出某個記號位置，以便中止同質性空間所導致的迷失方向或心理層面的緊張、焦慮：

庄肚仔老伯公位於三座屋庄肚仔正中央，前身為一棵大榕樹，後來因為拓寬馬路便把榕樹砍掉，據說過去先民來此開墾時，為了方便有祭祀的

²³ 貝爾等著、聶筱秋等譯，《環境心理學》，頁 69-70。

地方，加上剛好在此地發現榕樹，於是，先民便將榕樹視為樹神祭祀，況且，先民當年都是赤手空拳來此地開墾，相信大地萬物皆有靈，會把樹、石頭、山、海來祭祀奉獻，因此，先民會把一年的祭祀典禮都舉辦在此榕樹伯公處。²⁴

據說在 150 多年前馮姓人家到此開墾時，這裡原本是一片草叢雜木，但是，其中生長有一棵大榕樹，林相壯觀，先民們便認為這棵榕樹具有「神氣」，就在大榕樹的下方放置一顆石頭，引「神氣」入座，就此以伯公之名膜拜。²⁵

當我們試圖瞭解先民拓墾時的心理狀態，必須要考量到他們身處在一個不具有任何意義脈絡的同質性空間裡，因此，他們是極度需要在拓墾環境中，建立起自身的定向，也就是傳統創造或意義建構。在上面引述的拓墾傳說中，就完全表現出先民如何透過建立一個信仰中心，一方面安撫不安、茫然的心理狀態，一方面通過這種自然物記號的共同認知（地名的分化與改變），來中止因同質性空間所導致的迷失方向。

因此，這樣的定向、支持點或中心點，在某些聚落的拓墾傳說中，就不只是單純地交代聚落當地信仰的由來，而是會通過複雜的歷史性、詮釋性的論述建構，展現這個聚落並非拓墾先民自由選擇的，是透過「聖顯」角色的協助去尋找或發現的²⁶。正如同林欣育在分析美濃地區的「動物聖顯」傳說時，就認為傳說中的「耕牛」之所以是「聖顯」媒介，主要是因為在初始的農耕社會裡，牛隻是屬於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但牛隻發現水源的這個舉動，就展現出不屬於這個世俗生活的行動——也就是上天的旨意²⁷。

事實上，伊利亞德就曾解釋，所謂的「聖顯」主要是指「某種神聖之物將它自身呈現給我們覺知」(something sacred shows itself to us)²⁸。除此之外，「聖顯」更致力於探討人類在一個整體的神聖脈絡中如何「經驗」神聖。簡單來說，

²⁴ 張米咖、黃梅惠，〈三座屋庄肚仔福德祠〉，客家委員會「數位台灣客家庄」網站，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TA0909000342，2017 年 12 月 16 日上網。

²⁵ 黃瑞枝，〈新徑仔福德祠〉，客家委員會「數位台灣客家庄」網站，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TA0911000000，2017 年 12 月 16 日上網。

²⁶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 77-78。

²⁷ 林欣育，《土地與認同：美濃地區客家墾拓傳說之研究》，頁 27。

²⁸ 余秀敏，〈聖俗辯證的體現——伊理亞德的宗教象徵體系之介紹〉，《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第 1 期（2005 年 6 月），頁 112。

伊利亞德認為人類之所以會「經驗」神聖，是因為神聖本身通過某種完全不同於凡俗世界的方式來呈現與顯現自身，也就是「神聖自我顯示的行動」。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這裡隱含了神聖背後的重要概念：異質性，亦即不同於世俗生活的同質性。如此一來，當「聖顯」透過拓墾傳說的詮釋性意義脈絡被標舉出來後，其後的空間實踐便會圍繞在這個中心，建造出一個由神聖所整頓出來的特定秩序結構，藉以排除未經整頓、尚未拓墾的不安全空間，開展出由神聖庇護所發展出的聚落空間。也就是說，當聚落成員一旦確認此地是聖顯之處時，便會在這個地方舉行相關的祭典儀式，並且，視此地為一個秩序和諧的宇宙的中心²⁹。

此外，伊利亞德也明確地指出，以古代社會的觀點來看，所有「非屬我們這世界」的每件事物都不算是世界，而一個地方要成為「我們的世界」唯有重新創造、祝聖它，也就是需要「受造」——透過一種儀式性地重複宇宙創生，象徵性地將它轉化為宇宙³⁰。因此，六堆客家聚落的拓墾傳說，透過不同的「聖顯」方式，一方面重新創造了這個空間的屬性，使之成為「我們的世界」，建構出一個「開基」的「共同來源」的神聖空間或時間，象徵性地進行創造（聚落內部）天地的事蹟；另一方面，這些聚落「開基」的拓墾傳說，也都涉及拓墾先民經過不同的「聖顯」指引下，決定安居於此、建立聚落，而這樣的決定行動預設了一個生命性的抉擇³¹。藉此，「聖顯」對於拓墾先民來說，自然意味著這是經過上天應允之地，能夠幫助他們安穩地長久居住，藉由上天所顯現出的神聖指示，加深自身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信念。

四、結論

普遍來說，地景的變與不變常見於神話傳說的空間經驗，那是用文字替環境空間創造出對等的隱喻，以致於我們可以透過拓墾傳說的地景銘刻來觀察聚落的意義脈絡。實際上，環境空間和自然地景一直是人們從古至今必然會接觸到的具體座標，可以用對照的方式來確立自己的位置。但有趣的是，拓墾傳說中的地景銘刻其實是描述聚落「開基」這個「過去」的局部地景標記，它不只是讓「過去感」(the sense of the past)存在於地方文化所界定的意義形式之內，也使得圖像式的人／地關係持續地在當代情境中發揮作用，也就是說「造成『現

²⁹ 林欣育，《土地與認同：美濃地區客家墾拓傳說之研究》，頁 30。

³⁰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 81-82。

³¹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 84。

在』狀態的『起源』也是一種持續進行中的『起源』」³²。

因此，從目前蒐整的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來看，最為關鍵的意義並不是為了保存「原真性」(authenticity)的聚落歷史或地方文化，甚至真正的「過去」，而是希望能夠掌握現實情境下，六堆客家聚落經過不同脈絡性意義的累積，所具有的特殊時間意識、空間語境與認知基礎，是一種以「現實意識」重新想像、認知與建構聚落「過去」的方式。最後，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豐富內容，一方面顯示出聚落成員對於自身「共同來源」的意義建構，一方面則是撐開我們對於渡海來台的先民如何與當時週遭環境互相構成的認知意識、想像創造與情感認同。更重要的是，透過六堆客家聚落拓墾傳說的共相和殊相，可以提供我們另一種理解六堆客家聚落的形成由來與不同類型的移動路徑，甚至是自然環境、族群關係、成員內部衝突等多重作用力對於聚落所造成的深刻影響。

引用文獻

一、專書

(一) 中文

尹章義總編纂，《萬巒鄉誌》(屏東：萬巒鄉公所，2008年)。

宋九雲，《台南東粵義民誌》(手抄本，1885年)。

李允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鳳山：高雄縣政府，1997年)。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四 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施雅軒，《舊聚落地名地圖比對研究》(屏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未出版)。

張維安，《思索台灣客家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³² 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關探討〉，頁264。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

（二）外文譯著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貝爾等著、聶筱秋等譯，《環境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關探討〉，《語言暨語言學》第2卷第1期（2001年1月）。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關於蜀之黃帝後裔的一些討論〉，《文化研究月報》第15期（2002年5月）。

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個對歷史、神話與鄉野傳說的邊緣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第2卷第1期（2004年4月）。

余秀敏，〈聖俗辯證的體現——伊理亞德的宗教象徵體系之介紹〉，《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第1期（2005年6月）。

吳明益，〈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2006年7月）。

單德興，〈「創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專題緒論〉，《歐美研究》第32卷第4期（2002年12月）。

（二）專書論文

施添福，〈台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台灣史與台灣史料：台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一）》（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

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會〉，《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

(三) 學位論文

林欣育，《土地與認同：美濃地區客家墾拓傳說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三、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 GIS 團隊編製：「台灣新舊地圖比對——台灣堡圖（1898-1904）」，網址：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htm，2010 年 6 月 2 日上網。

張米咖、黃梅惠，〈三座屋庄肚仔福德祠〉，客家委員會「數位台灣客家庄」網站，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TA09090000342，2017 年 12 月 16 日上網。

黃瑞枝，〈新徑仔福德祠〉，客家委員會「數位台灣客家庄」網站，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TA09110000000，2017 年 12 月 16 日上網。

四、外文專書

Bauman, Richard. 1992.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s.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